



诚客  
优品  
麦满分

新概念作文十六年整装再出发  
是作文，是新概念作文！

# 新概念 作文

获奖者十六周年  
新作选

散文卷

省登字  
主编



THE  
NEW  
CONCEPT

光明日报出版社

# 新概念作文

获奖者十六周年新作选

散文卷

省登宇

主编

---

THE NEW CONCEPT

光明日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概念作文获奖者十六周年新作选. 散文卷 / 省登

宇编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4.4

ISBN 978-7-5112-5994-3

I. ①新… II. ①省… III. ①作文—中学—选集

IV. ①H19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4153号

## 新概念作文获奖者十六周年新作选. 散文卷

---

著 者: 省登宇

---

责任编辑: 庄 宁

策 划: 诚客优品

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

责任校对: 张 翀

责任印制: 曹 诤

---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22197(咨询), 67078870(发行), 67078235(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mailto:gmcbs@gmw.cn) [zhuangning@gmw.cn](mailto: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

---

印 刷: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装 订: 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

开 本: 710×1000mm 1/16

字 数: 120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5994-3

---

定 价: 23.80 元



## 第一辑

### 小情歌

爸爸，爸爸 / 002

文\张晗

小情歌 / 009

文\邵成潇

假如有一天，她老无所依 / 016

文\王宇昆

姐姐的旧时光 / 024

文\辛晓阳

斜阳归不归 / 032

文\陆俊文

姥爷 / 038

文\刘文娇



## 第二辑

### 那些远去的

你在那一刻患过风伤 / 048

文\方慧

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 061

文\曲玮玮

那些远去的 / 067

文\赵之歌

与旧同存活 / 073

文\陆俊文

一辈子的温存 / 078

文\刘雯

我们打马而过的高三 / 083

文\辛晓阳



第三辑

回首在彼岸

少男病 / 090

文 / 王宇昆

弟弟的姐姐 / 096

文 / 方慧

少年情事 / 102

文 / 潘云贵

同桌的你 / 114

文 / 刘雯

岁月静好 / 122

文 / 南子婷

回首在彼岸 / 130

文 / 方慧



第四辑

单指间上的弦

清明 / 140

文 / 徐衍

雨巷 / 150

文 / 曲玮玮

小街 / 156

文 / 刘文娇

单指间上的弦 / 159

文 / 熊月

三人行 / 166

文 / 南子婷

换季 / 172

文 / 王宇昆



## 第五辑

### 把岁月抛回

把岁月抛回 / 180

文 / 熊月

奶奶 / 185

文 / 另维

嗨，美人 / 198

文 / 陈若可

一半边城，一半上海 / 202

文 / 赵之歌

孩子王 / 207

文 / 杨鑫

四季歌 / 221

文 / 徐衍

## 第一辑 小情歌

爸爸，爸爸

文/张晗

小情歌

文/邵成潇

假如有一天，她老无所依

文/王宇昆

姐姐的旧时光

文/辛晓阳

斜阳归不归

文/陆俊文

姥爷

文/刘文娇

## 爸爸，爸爸

文/张晗

进入冬天之后，天黑得特别快。路旁的树木参差不齐，黄昏的云光透过树杈落在柏油路上与断断续续的霓虹灯重叠成光影，我对着那些晕圈拍照，忽然听见马路对面有个小女孩很大声地朝这边喊“爸——”，身后的中年男人提着从超市带出来的大袋东西很高兴地回应她，他的眼睛在灰冷的空气里瞬间变成温暖的湖水，手中的东西很沉，男人跑过去的时候已气喘吁吁，女孩很自然地接过袋子，男人搂着她继续向前走。我看到女孩一边走一边兴高采烈地同男人说笑，男人的脸上时不时淡淡笑笑，那种喜悦是可以一眼就看出来的。一辆巴士从我面前掠过，他们却已走远了。我静静地望着那父女俩的背影，心里像是被滚烫的热水浇灌了个遍，那不是用痛可以形容的。望着夜幕下已被霓虹灯包裹得流光溢彩的小城，我掏出手机用干涩的手指生硬地按着那个号码的位置一遍又一遍，却始终都没有打出去。直到凉风吹过我的睫毛清醒我的眼

睛，我才看到屏幕上那几滴冰冷的泪，它们盘踞在那个号码的周围，把“爸”那个字凸透得大了许多。

无法抗拒自己的懦弱与逃避，只是你早已扯远在我童年的敏感里。我害怕周围的人看穿我的不甘与微薄的希冀，你于清晨的山冈消失在我黄昏里的石桥，我们的时间拉得越来越远，感情无言自知，只是来去匆匆，短暂停留，离开的时候我的心逼仄可见，可是那种悲情可以被缄默的时光逐步分解，你淡在我成长的岁月，你摸过我还在婴儿时代的脸，你量过我总角之时的身高，慢慢平静地发现墙上映刻的划痕在一点点地增加，这是你的记忆，不是我的。你可以在高兴的时候满足我许多微小的心愿，你仅去过一次家长会，那不过是一场家庭教育报告会，你买了一本书，让你两鬓的白发凝结成一层厚实的尘土置在了那里，你生气的表情拧干我希冀优渥的心，多年以来我一直尽可能地在你面前不去敞开我愿望的盒子。我怕我的回答令你觉得卑贱，或是直截了当斥责我的想法，所以我不是淡漠于世，也不是视金钱如粪土，仅是让我们尽可能平静相处，虽索然寡味不甘失望，但我避开雷区，终将还是无法离开荒芜的沙漠。感情像是一条河，西凉的辙印在苦咸的河水边踏过，像是开过罗布泊的汽车，看见断流的塔里木河我们无法再唱一首歌。

你曾在夜晚的白炽灯下让我给你拔掉两鬓的白发，它们蜷伏在白色的床单上看不见了，我问过你疼吗，你闭着眼睛摇摇头却还是在拔掉的一刹那皱了眉头。黑色的头发也落下一根，却在床单上分明可见，像是拔掉我心上的苇草尖，浓稠的血液缓慢有力地淌过我的眼睛，温热熟稔。

你的手在喝醉了的时候会开玩笑般地捶在我的肩胛骨上，疼得我龇牙咧嘴可是还是不想哼一声。我鼓起我冷漠的外衣和你对立，我只是自作多情地告诉自己不屈于你，我忍受着很多无奈的结局，当走到事物深

处的时候，却发现这深处也本就一无所有，所以，还在乎那么多失去的东西，命运本来就是让我失去的，我承认这个事实。

很多年之前我曾以为自己长大了，但看到好友的父母与众多家长站在校门口眼神急迫地张望着孩子冷漠的脸，他们为好友褪去沉重的书包，好友无奈同我说再见。此刻，我又回到一个人，我只是孤身一人而已，深夜里的雨搅破了冷寂的声息，校门口的人潮车潮堵在我的心口，黄色的灯光源源不断地打在我的脸上，我已听不到任何温暖的声音时候，冷促的夜风在我的袖口横冲直撞，渐渐密集的雨点糊在眼镜上形成一层厚实的帐幕，可是我还是要往前走，我只能拧到最大速度往前走，直到我再也看不见那些温暖却于我而言诚然多余的画面，猝然疼到不能自己，我抹开脸上的雨水，无声地哭泣，眼泪流到嘴角很咸，却很爽快。

那些事在我命途里反反复复了很多次，但我一样还是感觉到无法逃脱。我害怕看到入夜之后的万家灯火，黄色的小灯泡；有一两碟简单却可口的饭菜，为稚童抹去嘴角的饭粒；在雨天会站在校门口急迫地等待已成为高中生的儿女；会一家三口一起在周末去郊游、逛超市；会父母一起去开家长会；会什么都不做只是用宠溺的眼神静默地看着；会在夜深之后到儿女的房间掖一掖被子……我得到过吗，我只记得那么多的伤疤，我仅是靠着怀念与妄想的惯性妄想着，妄想有一天我也可以变成妈妈，我带着我的儿女，我会用美好的眼神看着我的儿女安静地成长，像是一场黑白电影放在我夜深的生命里，但是大部分人都早在清晨与我挥手辞行，一走就不曾回头。如我童年的空白，你淡去了的时光，最后不得不相信岁月的荒唐。

美术课，同桌惊呼我的素描画得漂亮，她随口问我是否学了很长时间的画，我张开口，只是想说，我想学画画想了十年。毕竟无法对她作多余的解释，我还是把这十年里的时间吞了下去，心想怎么会这样的可

悲，我明明想学画，却长至这般年纪开始执笔写字。我闭上眼睛，你无法知道我心中那微薄的愿望，我说随便就好，便不想这一随便就空费了十年。或许我们都已习惯了彼此，你习惯我的无所谓，我习惯你的强制和无法选择。只是你在我的心里穿梭自由，当泪水一次次地漫过归船便很容易腐蚀我心里的那个躯体，你蚀掉我原本的颜色，你令我功亏一篑。

你在我小学一年级逼我练字和弹琴，当我鼓足信心认真地去对待它们时，你却因为出差消失在我的面前，从我生活的圈子里退出得干干净净。等我长大到可以被用来作为家长互相吹捧的年龄，你回过头来埋怨我没有特长，没有出色的成绩，没有漂亮的脸蛋。我还要说什么，我只是笑，笑到整个身体都扭曲了。你如锁链捆绑住我的伤口，又在阒静的夜道牵拉我舔舐那些辛酸脚印，只是偏离了我前面的方向。

你看着我哭泣，一语不发。我用手紧紧按住抽噎的嘴，不是我停不下，只是我的心跟随你的神经去了，你只管继续吃饭什么话都没说，但我很感动。我曾把这个场景编成故事对好友说，她不解地问我那个女生为什么会感动，我窘迫地说我不知道。对啊，我又为什么会因为你忍着我哭而感动，我把泪滴到碗里，蘸满苦涩的醋一口吞下那冰凉的饺子，我只是这样忍着体内的声音，咀嚼着泪水在那个微小的十五分钟，占据我生命的十五分钟。

我知道我没用。小学上得早，每逢过年期末考试的时候都是一片残红，春节有客人来，他们抽着烟昂着头高谈阔论着自己的孩子多么的品学兼优，多么的懂事，轮到你，才发现你红着脸一脸怒气地瞅着躲在门脚的我叹气：“上学上得早，跟不上……基础打得不好……像个男孩子一样难管教……倒还是聪明的。”初中的时候，我才崭露头角。因为作文写得不错还参加过几个作文大赛拿到了名次，你和你的朋友之间的谈

话渐渐多了我的内容，不再是贬低我了。可是我无法承认自己的付出，越是这样为你装优秀，我的心就越麻木。

初二的暑假，与好友背上了行囊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夜车，没带手机，没带过多的衣服，只带了银行卡和钱。长途车开出滨州市的时候，我紧缩的心猛然开阔了许多，昏暗的夜色下成排的杨树飞快地从我耳边闪过，车中夏天特有的闷热的气息以及各种食物的气味让我想呕吐，打开矿泉水瓶盖的时候发现脸上被风吹得生疼，我稍微喝了口水忍住了呕吐的欲望才知道自己脸上的泪已经流淌很久了。我的头靠在微热的玻璃窗上，听王菲的《乘客》闭起眼睛回忆前一个夜晚我们发生的那一点儿小摩擦，被喧哗声惊起看见郊区萧索简陋的服务站，飞蛾争相在白灯的尾摆拥成一团，有赴汤蹈火的勇敢与果决，触到它们理想下的光源，烧为灰烬后，堆砌在我的睫毛，温暖亦如爱人的手指梳理我隐藏在身后的一捧捧旧事。

在北京，你不会明白那是一种怎样的孤独，即使这样我仍是愿意自己承受着这所有的孤独与无助而不愿尴尬地站在你的面前。北京的夏夜，没有风只有酷热，拥挤的橙黄灯光环抱着幕夜，街道边停着一排一排的车，窗户敞开的时候能清晰地听见行人的对话，对面的小餐馆食客总是络绎不绝，抬头总会看见星星一颗一颗凌乱孤独地钉在夜幕上，生硬而莽撞。

途中，陪好友到一个有名的四合院去吃烤鸭，在你曾带我来过的地方望着桌子上丰盛的食物让我很饥饿但是却没有食欲，看着肉片、薄饼、鲜嫩的黄瓜条在那里静静地坐了一个晚上。想着你生气的脸，高兴的脸，可没有一张我希望看见。

你难得和我坐在一起安静地看《唐山大地震》，影片里那一幕幕撕心裂肺的场景，忽然让我想起了小学学的那篇课文《地震中的父与子》，清楚记得同学们演过课本剧，我演的那个父亲。只是，你呢？你

会不停地挖不停地挖吗？我情愿我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们都在改变着彼此，在逼仄里苟活过久，开始害怕被覆盖来自别人的温暖与付出，我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回报，我会被感动，在空无一人的荒城里迎接你旗帜鲜明地掠夺。只是那时候，我哭了，但谁都听不见。

停下笔的时候晚自习的第二遍铃声尖锐地响起，一抬头对上了窗外的天空。冬日的月亮在片片淡云中隐隐约约，寒风厚重而又潦草地乱刮着，极像小野兽横冲直撞。尽管我明白，这一刻让我悲伤的不止片段的孤独，你带给我的不只是童年的无望。

我渐渐地长大了，我要考大学了，我快成年了，我才渐渐地明白其实我根本逃不出你的五指山，你是我在艰难岁月里的敌人，我辛酸年岁里的肇事者。我心志渐趋成熟，我开始规划我的未来和理解你的方式。我不了解你对我的感情是否叫爱，但我知道我永远不可以在这场比赛中当逃兵。过去，我为博你的欢心去努力学习，去积极竞选班干部，去练习写作，我得到我争取来的成绩，我全力以赴让优秀成为我的习惯，可我知道你并不满足，但对我的态度却是坦然许多。我需铭记当一个人跋涉过撒哈拉沙漠，他会发现原来下雨是一件如此幸福的事情。如果时光可以埋葬我曾羞赧的世界，天空可以依旧是藏蓝色，我用你的声息感受你，我知道这个世界上与我们有交集的人很多，但那些人都是潜水过客。你是我的父亲，你供我衣食无忧，你无法揣测我内心的妥协，你站在远方繁华的海岸嘲笑讥讽我，你让我自己经历过。凭我自己的力量。

一直很害怕喊你的称呼，不知道你听到的时候是什么感觉，但诚实说，我很心虚。或者你早已猜透这一切只是不愿戳破我澄明的思绪，无所谓对错。

爸——爸爸——只是一切都过去了。当记忆的时钟缠上碧绿的爬山虎与白色的野蔷薇穿插在我们灵魂的空隙，我说，我要带苍颜白发的你

去看海，在月光下为你拔掉那两鬓的白发，用宠溺的眼神静默地看着你，一起听那些我们曾经都失去的东西。

爸，好吗？

## 小情歌

文/邵成潇

中午的时候刚哆哆嗦嗦钻进被窝手机就嗡嗡振动着响起来，隔着枕头吓了我一大跳。摸出来一看来电大头贴那一栏显示着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帅小伙，那是我为你专设的。因为我觉得你和他很像。接起来就听见你的声音。你说冻坏了吧今天，你说有没有加衣服，你说要不然把棉鞋也找出来穿上。我在这头哼哼哈哈答应着，心里想的是现在才十一月别的小姑娘还有穿裙子的呢，你让我穿棉鞋？你又说我听你声音怎么变了是不是感冒了。我说没有的事我在被窝里蒙头睡觉呢，没敢让你听见我吸鼻子的声音。你说那就好，哎你怎么又蒙头睡了对身体多不好。我不耐烦地嚷嚷知道了不蒙头了现在伸出来了行了吧我睡觉了你快挂吧。你说那好。电话刚拿开又听见你突然拔高的声调，哎等一下先别挂别挂。我说又怎么了。你说午睡要把门锁好平时你总记不住，上次我去你那儿你就是敞开门睡的。我一下子很无力，大叫着你怎么这么啰唆是不